

North the first boat
Sailed about 7 o'clock



December 1st 1871



198

JOHN THOMPSON FORMOSA



尋找 湯姆生

1871 臺灣文化遺產大發現

1871

John Thomson (14 June 1837 – 29 September 1921) was a pioneering Scottish photographer, geographer, and traveller. He went on to visit the island of Formosa (modern-day Taiwan) with the missionary 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landing first in Takao in early April 1871. The pair visited the capital, Taiwanfu (now Tainan), before travelling on to the aboriginal villages on the west plains of the island. After leaving Formosa, Thomson spent the next three months travelling 3,000 miles up the Yangtze River, reaching Hupeh and Szechuan.

游永福 著

JOHN THOMPSON FORMOSA

5	寫在出版之前／林志明
8	推薦序／費德廉
10	推薦序／王雅倫
12	自序
18	第一章 湯姆生南臺灣旅行地圖、報導文章與照片
20	湯姆生的南臺灣旅行地圖
23	湯姆生的報導文章
24	湯姆生的攝影方法與臺灣照片統計
33	第二章 好戲就從打狗開演
36	打狗港景觀
56	打狗潟湖與打狗海邊
69	打狗近郊風光
73	第三章 臺灣府城掠影
77	荷蘭人的熱蘭遮城
83	臺灣府城與近郊
90	客家聚落與影像
93	第四章 馬雅各醫生的教區
95	拔馬禮拜堂
103	木柵禮拜堂
132	東行路徑與「柑仔林」聚落
140	第五章 浪舞南仔仙溪
142	馬雅各醫生的願望
154	瓠仔寮，和善的好聚落
159	甲仙埔，狂野活力的迎賓晚會
185	第六章 迷人的老濃溪與歸程
187	老濃風情畫
211	六龜里驚奇
217	歸程：返回木柵
235	後記
241	附錄 1871 年湯姆生南臺灣照片目錄
245	湯姆生與馬雅各年表
249	參考書目
255	註釋

「旅行即是擁有世界。」美國 Burton Holmes (1870-1953) 曾被譽為二十世紀偉大旅行者，他認為經由旅行，可以更完整、更令人滿意地擁有世界，更甚於透過購買或征服。

Holmes 這樣的觀念在今天受到挑戰的。他認為旅行者的擁有並不自私，他不會奪取任何事物，也不會有人因為他的旅行變得更窮困。今天的旅行研究談論「帝國之眼」，也就是說談旅行者如何以他們既有的意識型態來觀察和評價眼前事物；而觀光的盛行，也使人警覺於它的資源掠奪性——觀光客所需取用的資源，往往數倍於當地人士。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觀看者在今天也是被觀看者。和遠足文化龍傑娣總編輯共同規畫「見聞·影像」書系，基本的信念既不在推動旅行文學，也不在提供臥遊觀覽的樂趣。雖然並不排除以上的文類和可能效果，但書系提供更多的是史料、文獻、考察和發現。

書系首先著重的一個特點是個人親身的踏查和經歷，雖然在實際的情況中，一位認真的旅行者總是閱讀著其他人的書寫或是歷史上累積下來的資料。而且，它們大多具有壯遊或踏查性質，而不是一般性質的旅遊。這種親歷現場的特質，使得書系中的作品，往往是具有和大歷史對抗意味的「小歷史」或是個人歷史。

書系的另一個特點是我們會偏好出版富於影像的書籍。這是因為，如果親歷現場者寫出了他們的小歷史，影像又是另一種不同的記載和表達媒材。我們相信，它們不只是文字的插圖，而是自有其意義深度的事物。基於這樣的信念，書系中甚至希望多包括具有拍攝目的旅行、物件收集和地誌探查。

比如作為系列第一本出版作品的歐文·魯特《1921 穿越福爾摩沙》，作者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及皇家人類學會會員，並曾具有軍人、殖民地官員、學者和作家等多種身分，也曾在南洋地區長期居住和經營農園。魯特曾在 1921 年 4 月 3 日到 11 日之間訪問臺灣，他由高雄上岸，一路北上經臺中、臺北由基隆搭船前往日本。在臺灣，這部著作過去只有翻印的英文版通行，《1921 穿越福爾摩沙》是首度翻譯的中文版。他對於當時已受日本殖民經營二十五年以上的臺灣所做觀察和評論，帶有一老牌歐洲殖民帝國觀看一新興殖民帝國之經營櫥窗的意味，在近百年後的今天讀來反而像是一被觀察的觀察者。魯特來臺參訪時間不長，但對日本殖民中期的原住民（理蕃）政策，或是對漢人政治地位訴求問題皆提出不同於日本統治者的見解，作為個人踏查及見聞的小歷史，已足供後世參考。

書系出版的第二部著作是臺灣當代藝術家高俊宏的《橫斷記：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高俊宏來自視覺藝術創作背景，2017年甫自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他的作品以錄像、身體實踐與書寫為媒介，主要關注歷史與生命政治、社群與諸眾、冷戰與東亞和新自由主義在臺灣等議題。2013年他開始展出「廢墟影像晶體計畫」，是透過身體勞動進行歷史踏查，投射出新自由主義在臺灣的相關議題。高俊宏在2015年完成「群島藝術三面鏡」套書《小說》、《諸眾》、《陀螺》榮獲文化部金鼎獎獎勵，是臺灣當代藝術家展開大量書寫及運用出版的傑出範例。

接下來的《再見海南島》一書為張子涇（1921-2010）的回憶錄，主要的內容是他本人在二戰後在海南島成為戰爭囚犯，如何經歷各種苦痛及拋棄，終於能夠回返臺灣的故事。這是一段臺籍日本兵的創傷經驗回憶，然而因為這樣特殊敏感的身分，此書先是在日本出版。對這次推動中譯的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副教授天江喜久而言，原書在1984年出版，年代處於臺灣解嚴之前，令人驚訝。

之後加入系列的譯著《福爾摩沙·美麗之島：1910-20年代西方人眼中的臺灣》，其中第一部分是曾在臺停留長達三年的美國駐臺北領事夫人愛莉絲為《國家地理雜誌》撰寫的報導〈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出版於1920年3月。由於愛莉絲的領事夫人身分，她因而也較能獲得臺灣總督府的信任，可以得到許多交通、產業（茶、糖、尤其是樟腦）、原住民相關的資料與第一手影像圖檔，也使1910-1920年左右日本在臺灣治理，得以透過《國家地理雜誌》的報導傳播到世界各個區域。同書第二部分是「漂浪王子」之稱的哈利·法蘭克所著的《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福爾摩沙部分》（出版於1924年）。不同於其他外國訪客從日本本土到達北方的基隆，或直達南方的高雄，哈利是從日本內地進入朝鮮、滿洲、中國，而後跨越海峽進入臺灣。哈利的寫作方式是試圖透過自認不帶感情的態度、不做修飾地記錄自身印象和體驗，但他其實仍保持著大眾旅行作家的風采。

本身是美國德裔移民後代的哈利對民族與文化的比較與評價特別感到興趣。對於日本這個正在東亞興起的強權，他的描述與評價帶有矛盾的情緒，既加以鄙夷又忍不住稱讚。對於臺灣原住民族，哈利同樣著迷，並且提出他們日本南方島民難以分辨的看法，甚至進而大膽推論出臺灣原住民與日本人，具有共同的南方來源。

最新加入這個系列是民間文史研究者游永福長期的工作成果，他以

在地生活者的優勢追索了 1871 年蘇格蘭攝影家湯姆生在台灣南部的行程。他詳細對照湯姆生留下的書寫紀錄和照片，多次回到現場考證他的足跡，設法確認過去每一張留世照片的拍攝地點在前後脈絡，這個細密的田野工作，即使有所有研究工作所可能受到檢證和批評，但作者的期望是可以成為後來的各種研究者的基礎。

「見聞·影像」這個書系出版規劃雖以臺灣為主，但並不侷限於此，比如前述哈利的作品即涉及日本，也包括之前海南島臺籍日本兵戰後遭遇回憶為主題的著作和最近出版的《庫克船長與太平洋》，乃是以 200 張珍貴的圖片及其解說來紀念庫克船長首航 250 週年。豐富的圖文及實地紀錄總是此一系列的重要特色，比如也是系列中最近出版的譯著《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原》，原先便是一部原長 14.27 公尺的繪卷奇「書」。在邀請大家期待的同時，也歡迎相關提案。

林志明（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臺北教育大學藝設系教授）

FOREWORD

費德廉
Douglas L. Fix

推薦序

18年前（即2001年）5月，我和幾位老師及朋友在臺北開會，討論如何在剛成立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展現十九世紀的臺灣影像。當時蘇約翰教授與我才剛獲得奇美基金會的補助，來整理、註釋以及編輯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臺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1874*）手稿。因為我們2000年暑假已經看過並複製了《臺灣紀行》手稿中所有的文字與圖像，開會時，我就提議用這些圖像加上少許文字內容以讓1870年代的舊臺灣風景與人物再現。當時蘇教授與我也已知李仙得手稿中的照片，有一大半是英國攝影家湯姆生所拍攝的，所以我們2001年7月與10月所提出作為展覽的具體內容，就決定包括湯姆生的照片。不過，蘇教授一再提醒大家的是，展現湯姆生1870年代的攝影成就的同時，不要忘記這些圖像是帝國主義在亞洲擴展的背景之下所拍攝的。

跟開會的同仁經過幾月的通信之後，我在12月底寫信給胡家瑜與吳密察兩位教授，把蘇教授和我的構想做了一次整體的說明。其中包括兩項不同的展覽會內容。第一項，即「重訪湯姆生的風景照」，或許較易實現，須要找一位職業攝影家與熟悉南臺灣內地湯姆生踏查過的路線專家，在湯姆生1871年取景地點再次拍攝風景照片。取得這些現代風景照片後，即可在展覽會場並列展現1871年和2001年所拍攝的風景圖像，讓參展的觀眾看到臺灣自然界在130年中的變化。第二項構想，即「重整湯姆生拍攝的人像」，卻比較複雜，因為要分成兩個階段完成。起先要把湯姆生1871年所拍攝的人像透過移動展覽帶到南臺灣原地來展現，而且展覽時就邀請當年被湯姆生所拍攝的族群後代提出自己對這些人像的感想；同時，請他們依照自己的想法給當地社群重新拍攝人像。這階段完成之後，就把第一階段所收集的感想和照片與1871年湯姆生所拍攝的人像放在一起，再做一次移動展覽。希望在臺灣各城市都能夠展現。胡家瑜和吳密察教授幫忙將我們的構想轉達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做參考。2002年1月，臺史博負責和國外機關聯絡的職員，就開始跟倫敦的威爾康圖書館（Wellcome Institute，收藏有湯姆生後代當年捐送的玻璃底片）通信，希望能夠設法引介湯姆生的照片到臺灣展覽。可惜的是，2002年臺史博才剛剛成立籌備處，還沒有展覽場地可以進行這一類的特展，因此蘇教授與我的構想就不了了之了。

整整18年後的今天，游永福先生在他的新書《尋找湯姆生》就完成了類似的計畫。看了他新書的內容就感覺到他所走的路、花費的時間、觀

察的照片以及分析的歷史文獻要比湯姆生還多，也更辛苦。據我所知，我們的展覽計畫剛開始成形的 2002 年初，游先生已經得知湯姆生對他家鄉甲仙埔有所報導。2005 年 4 月，好友黃智偉第一次帶我參觀湯姆生曾經到訪的村落（拔馬、木柵等），游先生在當時就已開始尋找湯姆生當年的路徑，同時試圖釐清湯姆生照片取景地與照片的內涵。可惜的是那時候我還不認識游永福先生，無法得到他在地人的協助。

讀者閱讀游先生的新書以及書中的豐富圖像時，不但能夠知道湯姆生 1871 年取景地點在哪裡，還會看到同個地點的現在面貌，知曉湯姆生路徑中每個地帶的植物、食物與特產，並能了解南臺灣平埔族群 1870 年代的房屋、武器、衣服等器物是如何構成的等等。透過長年的實地調查、舊照片的分析與歷史文獻的研究，游先生的新著作《尋找湯姆生》，終於完成近似我和蘇教授當年想要實現的展覽。在我祝賀他新書出版時，也不要忘掉蘇教授 2001 年所提醒我們一同開會的朋友的，即欣賞十九世紀英國攝影家的風景照片與人像時，必須記得湯姆生是依靠英國帝國主義在臺灣擴展的機制（包括英國長老教會的協助、英國海軍部的海洋測量等）以及當地的臺灣嚮導與村落居民的協助等，才能夠取得這些圖像的。游永福先生的新書也有助我們認清這個事實。

費德廉（美國里德學院歷史系教授）

推薦序

1997年，當我出版《法國珍藏臺灣早期影像：攝影與歷史的對話》一書之後，陸續收到一些好心的研究者捎來一些對我這本書的指正和問題，其中的一位就是游永福先生。他的建議和指正的信件也是最長最多次的，對我當初千頭萬緒的疑問的確有很大助益，也對後來的修訂再版有一定的影響。這位從信封地址來看，是住在南臺灣深山的一位在地文化工作者（當時他謙稱是一小書店老闆）。一直到2006年我才在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的研討會中見到他，期間我知道他已出版了相關書籍《甲仙文史記事：為式微的平埔文化開出一條活路》，並時常投稿報社發表最新的發現。2006年他帶領威爾康圖書館（收藏湯姆生玻璃底片之處）的館員與夥伴，一起重走南臺灣湯姆生1871臺灣行路線，同時確定了出現最多次的一張湯姆生拍攝的山谷，即是甲仙的「白雲仙谷」，並拍下一些對照圖（2008年因為風災的關係，此處人工景致已完全消失，回復了自然樣貌）。

住在高雄甲仙的游永福，因著「湯姆生曾經住過甲仙一夜」的緣份，開始了他長達18年的追蹤。從湯姆生僅僅標示的幾個地名線索，啟動了這趟不可能的任務，如今這本《尋找湯姆生：1871臺灣文化遺產大發現》終於誕生。它不僅僅是一本說明湯姆生當年如何拍攝臺灣的書，也開啟了以下幾個先例：

- 一、消失地景的對照：以中研院人社中心提供的衛星照片、《臺灣堡圖》和自己的登山經驗，重畫湯姆生足跡地圖。
- 二、早期平埔族服飾的紀錄：盤整平埔族群服飾的特色。
- 三、先民的文化與生活紀錄：挖掘並明述南臺灣的人文與產業。

游永福的行徑，如同他自己在書中所言：「用雙腳體驗英國攝影家湯姆生1871年南臺灣內山之行辛苦；用眼睛瞭解路徑沿線文化、生態、產業、宗教與地景之美；用心成為文化關懷與生態保育先鋒。」他不但逐字拼出湯姆生的路線，也按照湯姆生行走的路線重走了好幾次，在此過程中還發現且校正了湯姆生當時誤植的地名。即使是收藏湯姆生原作玻璃底片的威爾康圖書館，也多未依湯姆生在影像上的題字來說明。比對起來，如果沒有足夠與持續的熱情，是無法完成的。除了平面地圖還借助衛星影像尋找正確位置，找出當年湯姆生拍照所站的位置重拍一次，就算地形有了變動他仍能清楚交代位置。湯姆生在玻璃底片上的題字夾雜著閩南語發音，有時在判讀上會有點困難，但游永福一點一滴慢慢都做到了。當然，整個過

程中這個「文具店、小書店老闆」不但把全家拖下水，也把好朋友們都邀請來一起踏查研究。就這樣游永福比對了 59 張湯姆生所拍攝的臺灣影像（兩張〈打狗港景觀〉影像合成的〈打狗港景觀全景〉不計入），衍生出一部對南臺灣地理、植物、平埔族群生活的回顧與整理。

「湯姆生，可是為我們記錄了 1871 年臺灣這一珍貴植物活化石的影像。」游永福也與湯姆生一樣，深信這一條線性文化路徑還能提供給地質學家或植物學家一個豐富的探索環境——雖然豐富，可惜許多耆老及文化遺產在成為這本書的插圖後，均不復存在了。由於深知文化不能等待，所以游永福一步一腳印，學習拍照、架設網站、開設社區探索課程，並舉辦作品展覽擔任導讀人等，一頭栽入了湯姆生南臺灣旅行檔案的探索與研究。

18 歲時開始寫詩，差點成為詩人的游永福，卻以質樸（如同湯姆生描述他在南臺灣山林間所遇到的人的感覺一樣），又如壯碩的山林一般的開闊心胸，在沒有補助的情況下，獨力又細膩地完成這本大作，在這紛擾喧囂的時代，特別映照出一股清流與書香。對照起部分西方學者，總是以他者之眼或東方主義來理解或質疑湯姆生拍照的動機以及他所拍攝的東方圖像，在通過閱讀這本書之後，或許應該說，湯姆生的知音晚了 148 年才出現吧。

雖然筆者在 22 年前曾出版了《法國珍藏臺灣早期影像》這本書，但這個不期然完全是因為大學時曾為山服社一員，加上對教會的熟悉，在國外意外看到這批影像，利用自己研究以外的時間來完成，正因為如此，書中有許多疏漏。如今我必須說，如果您看過湯姆生相關著作，或者您喜愛攝影，也關心文化遺產研究，一定要加上游永福這本新作才算完備。

在此恭喜游永福先生，書就要付梓了，那不可能的任務終於完成了。

王雅倫（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自序
臺灣的徐霞客

臺灣的面積不大，古道卻不少，如草嶺古道、魚路古道、八通關古道、瑯嶠·卑南古道等，充滿人文與歷史之美，也充滿地景之麗，向來是慕名者熱門走訪的。

可惜這些路線未能如《徐霞客遊記》一般，有著早期的完整走訪報導，讓我們可以按文索驥、今古對照。萬萬想不到，1871年4月，臺灣竟然出現了一位徐霞客，除了遊記，還留下了極為珍貴的照片。

這位臺灣徐霞客，風度翩翩、兩眼有神，是舉世公認的傑出旅行攝影家，名叫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 1837-1921）。

湯姆生是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他在同為蘇格蘭人的宣教士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 Maxwell, 1836-1921）對「美好平埔番」之講述與令人讚嘆的魅力吸引下，於是在1871年4月1日隨著馬雅各從廈門搭乘輪船（Steamer）前往臺灣。4月2日破曉時分，兩人來到打狗岸邊約一哩處下了錨，接著轉搭舵手「鴉片」（Opium）的小船上岸。自從懷著興奮心情的攝影家一



照片 1
湯姆生，〈湯姆生與中國福建省廈門的兩個滿州士兵〉
Courtesy of Wellcome Collection

腳踏上了陸地之後，臺灣的面目開始清晰了；歷史，也有了不同角度的寫法。

為臺灣新寫歷史的湯姆生，長相到底如何？頗令人好奇。攝影家一向為人作嫁，所以會留下自身影像的並不多。這一張難得接近正面的〈湯姆生與中國福建省廈門的兩個滿州士兵〉（Amoy, Fukien province, China: two Manchu soldiers with John Thomson）影像（照片1），判斷應是由其助理協助拍攝。

話說湯姆生在打狗上岸後，於旗後、猴山（今柴山，又名壽山）與打狗瀉湖四處獵艷，因此為打狗港保留了極為難得的青春容顏。在此盤桓三天後，一行人又乘船北上，於4月5日早上8點來到臺灣府。故府城的古意與靜謐，也依序入了鏡頭。

到了4月11日，備好旅行用品，並找到苦力，即挑夫之後，大夥兒又往東行去，前往內山地界客旅極稀，且以閩南語音來記錄的拔馬（Poah-be）、崗仔林（Kong-a-nah）、木柵（Bak-sa）與柑仔林（Kam-a-na）等「熟番」地區，以及瓠仔寮（Pau-ah-liau）、甲仙埔（Ka-san-po）、荖濃（Lau-long）、六龜里（La-ko-li）與枋寮（Pang-liau）等清朝官方避之惟恐不及，絕少經營的「熟番」與「生番」交雜地界。

因此，湯姆生留下了一張張地景、風景、維生、產業、植物、動物、房屋、服飾與人物等精彩照片。此外，還有扼要或細膩，一篇關於臺灣的報導及三本專書描述臺灣的章節——這些照片與報導後來熱絡流傳於歐美，為世驚艷。

1920年，湯姆生寫信給倫敦威爾康展覽館館長，試探展覽館創立者亨利·威爾康是否有意收藏他手中的玻璃底片及展覽這些照片。¹ 信的內容如下：

親愛的先生，我不知道威爾康先生是否打算在貴館騰出空間來展覽照片？如果是，我在東方旅行時所拍攝的一系列照片將是有用的，因為每一張照片對我所造訪的國家及其人民都具有特殊意義；每一個系列都包含了古董、藝術、建築和演化發展的證據。我造訪的地區包括暹羅、交趾中國（越南）、柬埔寨、中國、福爾摩沙（臺灣）和賽浦路斯。我可以提供底片及每張照片可用的相關註記。我確信這樣的系列照片將能提升貴館展覽效益，並使展覽更加生動有趣。敬請告知您對此事的看法。

誠摯問候您
約翰·湯姆生²

湯姆生自認為「每一張照片對我所造訪的國家及其人民都具有特殊意義」的信件內容，讓我們知道，湯姆生對自己的攝影作品，除了他自己深為看重之外，也認為對他造訪的國家與人民都具有特殊意義，因此相當重要。可惜的是，對臺灣具有特殊意義的這批珍貴資產，從1871年起126年間，未曾在臺灣出現。直到1995年，攝影學者王雅倫前往法國影像中心進行研究，無意中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了這批珍貴的臺灣影像，才著

手整理，並於1997年編著完成了《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一書。³從此，湯姆生120多年前沖印的南臺灣照片複製品才得以正式現身臺灣。

接著在1999年，劉克襄的《福爾摩沙大旅行》專書收錄了〈穿越惡地形：英國攝影家湯姆生的內山紀行〉這篇文章，⁴以湯姆生的〈南福爾摩沙紀行〉（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 1873）來進行導讀，而插圖則是以版畫呈現。

到了2002年，荷蘭人蘭伯特（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所著《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第四部「捕捉臺灣昔日風貌的英國攝影師」單元，是以湯姆生的《麻六甲、印度支那與中國間海峽：十年海外旅居歷險記》（*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 1875*）第11章內容來呈現臺灣的部分，所附插圖也是版畫。⁵

2006年2月，法國魏延年（René Viénet）的《從地面到天空臺灣在飛躍之中》出版了，⁶同樣是以湯姆生《十載遊記：麻六甲海峽、中國與中南半島》第十一章的內容來編寫。不同的是，該書圖檔採用英國威爾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⁷典藏的湯姆生玻璃底片重新掃描列印。由於A4規格、兩百頁的篇幅所能收錄的照片仍然有限，所以專書出版時，魏延年特別在臺北世貿中心書展，展出更多湯姆生拍攝臺灣與臺灣以外的照片。

這些高畫素掃描重新沖印的照片，大都附有湯姆生的親筆題字，展現更多細節，令人震撼。現在湯姆生的南臺灣照片與精彩遊記報導，除了為國際人士珍視外，也真正成為臺灣重要文化資產。

關於筆者提及1999年劉克襄的《福爾摩沙大旅行》，王雅倫曾來信提醒筆者：「其實他早在1989年就出版了。」經詢問劉克襄，確實最初出版的時間為1989年，原出版單位為「自立報系出版社」。

王雅倫還提及：「時報也曾翻譯出版湯姆生的《中國與中國子民》這本書。」經追查，該書出版資料為：約翰·湯姆遜（Thomson, John）攝影、撰文，羅智成節譯，《中國最後一個古代》（*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由時報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比劉克襄的專書早了五年。因此正確來說，湯姆生此一珍貴資產在1871年的113年後便在臺灣出現——筆者久居甲仙山區，資訊明顯不足，慶幸有兩位老師提醒與確認，始得更正。

而魏延年策畫的湯姆生照片展覽，在2006年2月首度於臺北國際書展展出之後，又於同年2月22日起至3月24日止在臺大圖書館再次展出。2014年5月30日至8月31日，轉至澳門博物館展出，展覽名稱則為「珂羅·重現：湯姆遜與黃豪生的光影對接」。及至2015年9月14日至11月28日，在巴黎「中國之家」展出，展覽名稱為「福爾摩沙1871：臺灣早期影像展」。

2015年10月29日至11月21日又在巴黎「泰勒基金會」展出，展覽名稱為「中國與中國人民影像展」。魏延年策展所使用的湯姆生照片來源如下：

1980年，魏延年獲得了一套衛爾康圖書館館藏中，完整的玻璃底片原版印相。1992年，藉由麥可·格雷（Michael Gray）的幫助，兩人積極地

修復了所有在十九世紀末時，使用各類不同印刷技術所留存下來的湯姆生的攝影作品，如使用塗碳技術、珂羅版技術或是使用凹版技術印刷的圖片等，再以高畫質的影像檔數位化保存。⁸

現在，筆者就以保存在威爾康圖書館 53 片掃描的臺灣玻璃底片，來說明湯姆生攝影作品的收藏狀況。湯姆生在底片上扼要題字且點出地名的有 37 片，如〈木柵女與嬰孩〉（A Bak-sa woman & child, Formosa, 1871）；只題字無地名的有八片，如〈Fishing in the surf, Formosa, 1871〉；另外八片則無任何文字。這樣的題字量比例，就出自湯姆生之手的東南亞照片來說，還是最多的。

然而，只靠這麼簡要的題字，想要明白湯姆生口中的「每一張照片對我所造訪的國家及其人民都具有特殊意義」，實在不容易。而且湯姆生出版附有短文來說明照片內容的《中國與中國人影像》一書，在臺灣部分只選錄了 15 張照片，其中六張人頭照僅由一篇〈福爾摩沙的原住民〉來說明；總計 15 張照片中有三張玻璃底片已經佚失。綜合上述兩項資料，湯姆生口中所謂「可以提供底片及每張照片可用的相關註記」，其實也僅有這些。

湯姆生曾在甲仙埔住過一夜，這裡是筆者的出生與居住地。身為在地人，見到這批有圖（照片）、有文（報導）如此珍貴的湯姆生臺灣檔案，卻一直未受到國人應有的重視，令人遺憾。在筆者對湯姆生研究與踏查投入十多年努力後，2014 年 3 月終於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廖滋銘先生的協助下，取得研究用途的威爾康照片電子檔。湯姆生書寫於玻璃底片上的題字，經翻轉影像放大檢視，由筆者的工作夥伴——來自美國的外甥女婿 Joshua Heald 協助判讀部分潦草字跡，才能釐清大致的內容。

釐清題字內容後，就能確認出照片拍攝地點之地名，並進行後續踏查工作。而原先沒有標示地名的照片，也有了可以追查的方向。其次，參考湯姆生一份關於臺灣的報導與三本專書的臺灣章節，以及繪製於 1873 年標示有路線和地名的「南臺灣旅行地圖」（Sketch Map of Southern Formosa）之後，成果終於陸續顯現。電子檔影像經放大檢視，也出現紙本影像見不到的許多細節，讓人對乍到臺灣的湯姆生獨到的眼光與用心大感佩服。

當然，宣教士馬雅各的人文素養以及一路默默帶領與協助之辛勞，令人感動。更令人驚嘆的是，整個行程中，馬雅各竟然沒有留下任何一張個人影像，真是出人意外的低調。

湯姆生的臺灣文化資產有以下價值：一、地景照片，讓我們見證滄海桑田的變化，瞭解守護環境的重要。二、樸實平埔原住民的衣著、家屋與活動照片，讓我們知道先民的文化與生活。三、原住民平埔族群與高山族群互動的描述，讓我們瞭解當時的族群關係。這些具體而微的平埔文化精華，都是臺灣文化的底蘊，冀望筆者的階段研究成果，可作為關心者往前探究或往後索驥的踏腳石。

本文開頭提及的《徐霞客遊記》，2011 年 3 月 30 日中國將開篇之作〈遊天台山日記〉中所記載的第一天——5 月 19 日，訂為「中國旅遊日」，

並展開重走「霞客路」一系列活動。2013年3月14日，中國浙江臺州恩澤醫療中心主任陳海嘯建議恢復「徐霞客古道」，並申報「世界線性文化遺產」。

所謂「線性文化遺產」(Lineal or Serial Cultural Heritages)，主要是指擁有特殊文化資源集合的線型或帶狀區域內，所包含的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族群表現形式，如運河、道路、鐵路等。中國的長城、大運河與絲路已通過聯合國線性文化遺產的申請。⁹到處是遺產的中國對於文化保存的持續重視，令人不由得深深反思。期望此一深具「世界線性文化遺產」內涵與潛力的「攝影家湯姆生 1871 臺灣線性文化遺產」的文化路徑，能在本書出版後能獲得國人與相關單位的重視。

游永福